

王任叔与初版《鲁迅全集》(中)

◆ 金洪远

王任叔等进步作家经常以笔杆为匕首,痛击社会黑暗现象,招惹了三青团《中美日报》和汉奸《新申报》的忌恨。他们诬称蜀中无大将,留在上海的廖化们只会模仿鲁迅,写些迂回曲折毫无价值的杂文。其实,就像当年在孤岛并肩作战的战友、文学翻译家蒋天佐所言:“作为一个文艺战士,任叔是当之无愧的大将之材。不仅善于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而且能够跃马当先,提刀上阵,就像朱总、陈总那样,都曾亲临前线,同普通士兵一起并肩战斗。只要革命需要,他什么工作都做,包括跑印刷所,校对,甚至推销刊物;只要革命需要,他什么文章都写,从社论到‘报屁股’补白,从杂文到多幕剧、长篇小说、长篇论著。在同敌人生死搏斗,刀枪是武器,扁担也是武器,甚至擗面杖也是武器,难道事情不是确实如此吗?像这样用笔战斗的忘我猛士,在我所知的老作家中,除首推夏衍同志外,任叔应该是第二人了。”(《一篇不合格的祭文》,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8日)

在编《鲁迅全集》期间,王任叔还主编《大家谈》等两家副刊,参与社会活动,主持社讲所,积极宣传抗日思想。需要指出的是,他不仅讲课费分文未取,相反,当得知社讲所亏空400块钱,他和另两位老师严景耀、张宗麟自掏腰包弥补。让知晓他家经济窘况的同仁感叹不已。

对敌伪文人给王任叔“廖化”这一“雅号”,王任叔欣然接受。他袒露心迹:“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和复社,就把这帮同许先生编辑《鲁迅全集》的责任放在我身上。工作一开始,我就感到万分危惧,我的能力不

够了解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所研究的范围和他研究所得到的成绩,是太广大,也太深奥了,我是仅仅作为一个校对员的资格都不够的,也谈不上什么编辑。但居然咬着牙齿干下来。直到20巨册的著作送到读者门前,我才喘口气;然而我又仿佛觉得这20巨册的著作压在我的背上,成为‘负疚’的资料。我是想抗战胜利以后,这工作是得重来一次过的。”(《巴人论鲁迅的杂文·附录一鲁迅先生的艺术观》,上海远东书店1940年10月初版)

1938年6月至8月,在禁出红色书籍的上海孤岛,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上海复社出版的600万字、20册的《鲁迅全集》陆续出版。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所说:“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

《鲁迅全集》包括著作、翻译和辑校古籍三部分,由蔡元培作序,许广平题跋。作为《鲁迅全集》主要编辑和校对者,被誉为上海公共租界“孤岛之星”的王任叔耗费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而功不可没。参与校对的作家唐弢先生是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回忆说:“在复社版《鲁迅全集》编辑过程中,他协助景宗(许广平)先生主持工作,全面安排,出力最多;我参加校对,几乎和他天天见面。我们终于在三个月内,将二十巨册、六百万言的《鲁迅全集》完成了。”鲁迅夫人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指出:“以郑振铎、王任叔两先生用力为多”,茅盾也特别撰文提到“郑振铎、王任叔两先生主要负责编辑”。尤其是许广平先生抱有更深



1929年王任叔在上海

一层的感激之情,在编校《全集》其间,王任叔的孩子生病时,她还送去药品。1939年,许广平先生又特意将儿子海婴十周岁生日时,她和海婴的合影送给王任叔一家,并要了王任叔一家的合影留作纪念。

为了扩大初版《鲁迅全集》的影响,方便读者按图索骥,在出版前的预告、征订时,王任叔还主笔了《鲁迅全集总目提要》,对20册的每一分册做了提纲挈领的介绍;《全集》编校工作结束时,许广平拟写了《鲁迅全集》的编校后记,王任叔又协助她对该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润饰;出版后,由于时间仓促等因素,书中存在一些错处,当热心的读者来函指出,王任叔又代表编委会,虚心接受批评或答疑解惑。例如,在1938年9月21日,他致函《文艺阵地》,此信以《《鲁迅全集》里的一个错误”

为题,发表于该刊第二卷第一期,向这位蔡姓的读者表示感谢和敬意。他在信中说,“我们觉得蔡先生的指教是对的,再版时,我们已给它改正了。”信末,他又一次以编委会的名义写道:“我们非常感谢蔡先生的好意,希望每一个《鲁迅全集》的读者,能如蔡先生那样的指正我们,使我们得弥补我们的错。”

尽管在编辑《鲁迅全集》过程中,同仁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他却自谦“我是仅仅作为一个校对员的资格都不够的”,王任叔低调谦和,始终认为自己只是编辑团队里的普通一员,令人肃然起敬。

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的一号工程

《鲁迅全集》的出版最终由胡愈之主持的民间文化团体“复社”接手,独立承担印刷、发行工作。据胡仲持回忆:当时是由上海复社的二十名成员,每人拿出五十元会费,共计一千元,作为启动资金。编辑委员会由蔡元培、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茅盾、周作人、许广平等组成,一时许多作家学者自愿加入了这个行列,堪称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的第一号工程。

在这个浩大工程的框架下,1938版《鲁迅全集》由胡愈之、张宗麟总揽全局并筹措经费,许广平与王任叔为编校。在这一过程中,蔡元培、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茅盾、周作人事实上也参与到编辑委员会的工作中,最盛时参与编辑的有近百人。

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声望很高,他题名售书,国民党也不奈之

何。蔡元培不仅题写了书名,还撰写了《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和《鲁迅先生全集序》。序中,蔡元培给了鲁迅极高的评价,称其为新文学的“开山之祖”,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和发行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尽管人们对鲁迅先生怀有纯朴的感情,对蔡元培先生敬仰有加,但对《鲁迅全集》顺利出版发行,这千元的启动资金可谓是杯水车薪。

要做好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工作,资金是一个绕不开的“大问题”。为了筹集出版这部600万字巨著的款项,其中美国方面由陶行知先生负责推广介绍,南洋方面由王纪元负责发售预约书券,华南方面由巴金、茅盾等帮助发行。

针对社会各界对20册《鲁迅全集》的不同需求,出版社推出了甲、乙、丙三种版本:其中甲种纪念本是布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乙种纪念本是红布烫金,属精装本;丙种本为普通平装本。乙种纪念本编号印制200套,定价100元。甲种纪念本售价为50元。普通平装本的开本与正文和纪念本相同,封面大红纸面布脊精装,正文报纸印刷,售价仅为8元。三种版本均为32开本,20册,600万字。普及本为平装,纪念本为精装。纪念本又分为甲种本和乙种本。纪念本总共只印了200套,并已编成1-200号。

上海方城

余之



36.舞曲响了起来

一年后,除夕之夜。春城少有的一场大雪,一排排原本褚红色的石库门屋顶像是盖上了宽大无比的白色丝绒被,白天明晃晃的阳光和凌厉的风刀,把这白色丝绒被撕碎了,划破了,露出了斑斑红砖,站在高楼上向窗外的街道瞭望:白雪、红砖、银色的梧桐枝,十九世纪的洋建筑……

“太美了!”柳叶惊叹道。

在二十八楼的新居窗前,梅香依偎在柳叶的身边,两人看着上海的街景,无限感慨。两位老人的双鬓如今也染上了白霜。今天是除夕之夜,又是“梅香福利院”正式开张的第一天,小区的老人们要在这里举行一个开张联欢晚会,福利院就开在小区的俱乐部里。柳叶看了看手表说:“如果航班准时的话,我估计柳梅和戴维可能已经到宾馆了。”梅香说:“刚才曼丽给我打了电话,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小丽和宝宝他俩已经买到了红眼航班,他们说11点之前一定能赶到。”“那太好了,今年的除夕之夜,我们全家所有的人到齐了,过一个大团圆年!”

柳叶说着,从衣架上取下一件棕色的貂皮大衣,给梅香披上,说:“宝宝给你从香港买来的这么贵的大衣,你还没穿过呢。”又取下一条红色的羊绒围巾给梅香系上。“这条围巾是小丽在广州买的。”梅香说。“毛脚媳妇想得也很周到,晓得依欢喜红颜色的。”柳叶说。“曼丽那天还吃醋呢,说女儿还没过门就拍阿婆马屁了,真是‘嫁出女儿泼出水’,呸没意思。”梅香笑了,“阿拉宝宝待伊好,买这样伊样拨伊,伊倒是勿响了。”“依我观察,阿拉四个小孩都勿错,懂得孝敬爷娘。”

等柳叶与梅香来到俱乐部的时候,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老年舞蹈队队长对梅香说:“梅院长,依今朝特别漂亮,大红的围巾,显得年轻了。”梅香一一和大家打招呼:“老太婆了,还漂亮个啥。”“老人有老人的漂亮,潇洒,依看柳先生,大衣笔挺,衣架多好的,的括

括咯老克勒。”队长喊道:“柳先生梅大姐今朝夜里是勿是扎扎台型的一对?阿拉请伊拉跳一曲。”“好,好!”众人一阵热烈的掌声。梅香连连摆手说:“勿来三,勿来三,老骨头,跳勿动了。”众人说:“来三咯,来三咯,空调房间赶快把大衣脱了。”说着不管三七廿一就帮梅香脱去了大衣。“好吧,为了今朝夜里大家过大年开心,阿拉两个出个丑吧。”柳叶说。

轻松、舒畅的《华尔兹》在大厅里响了起来,柳叶扶着梅香的腰,脚步缓缓地移动起来,岁月的风霜虽然让他们已不再年轻,但两人的心里依然燃烧着一团熊熊的火焰。他们在大厅里舞着,旋转,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的学校礼堂里,想起了他们俩第一次跳舞时的对话:柳叶说:“你愿意加入少共读书会吗?”梅香说:“你参加了吗?”柳叶说:“我参加了。”梅香说:“你参加,我也参加。”柳叶说:“少共读书会是什么组织?”梅香说:“我知道!”柳叶说:“依勿怕被捉进去?”梅香说:“我陪依一道坐牢,直到把牢底坐穿!”站在一旁看他们跳舞的老人们都被温馨舞步所感染,有的也进入了舞池。看舞的人在说话:“依看两人跳得嗲吗?”“蛮嗲咯,不愧是老上海老克勒。”“依看两人边跳边讲,多轻松。”

正当大家跳得起劲的时候,奔进了柳梅和一位外国小伙子。梅香不停地向众人介绍自己的女儿和外国“毛脚”。柳叶不停地在看表,梅香知道他在等宝宝的到来。门外响起了响声,龙小丽大声在喊:“是这里,找到了,是这里!”柳叶与梅香听到声音奔出外门,正是宝宝与小丽。小丽说:“我们绕着院子兜了一圈了,大家都亮着灯,也不知道哪一家灯亮的地方是俱乐部呢。”梅香搂着宝宝宽阔的肩膀,高兴地说:“儿子,妈终于盼到你来了。”宝宝说:“这么多年了,我和妈咪相处的时间太少了,我要争取在你的身边多留些时间,今晚我赶在12点之前到你身边,一个晚上就算是呆两年,所以我一定要今晚赶来。”柳叶说:“对,对,横跨两年,一个晚上就是两年。”

宝宝把梅香拉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他打开手机包拿出一只包裹给梅香,梅香打开一看正是那刻有“四方之戏”的翡翠麻将盒子。“翡翠麻将?怎么又到了你手里?”梅香满心疑惑地望着儿子。

13.“抓特务”

我知道尤师傅的家。他是父亲的师兄弟。从这天开始,我上学放学总是要绕过尤师傅的家,虽然要多走两条马路。在那儿,我总是驻足不前,久久凝望。

有一天放学,我径直走到尤师傅的家门口,仿佛大白鹅有灵,在冥冥之中召唤我。于是,我看到了一堆雪白雪白的鹅毛,在晚风中飘洒一地凄凉。夕阳点点,羽翎鹅毛瞬间被染成了片片血色。我逃跑似的奔回了家。我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流行色。譬如,而今的追星一族被唤作“粉丝”,动辄人数数以千万计,因为当下已踏进了与时俱进的网络社会。我们小时候也有自己的明星偶像,赵丹、金山、金焰、孙道临、刘琼、周璇、上官云珠、秦怡、张瑞芳、白杨、王丹凤、王心刚、王晓棠、浦克、石挥等等,若有同学从照相馆或地摊上偶尔购得一帧明星的黑白小照,抑或是十余位明星上下左右按姓氏笔画很拥挤地排列在同一张五寸照片上,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的阮玲玉、徐琴芳、胡蝶、胡珊、白光、王人美、黎莉莉、李丽华等等,则全班常常为之轰动。与今日身价千万仅仅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影视明星们相比较,他们可算是“常青树”了。

那时候,学校组织观看的电影大多是富有革命教育意义的,《上甘岭》《铁道游击队》《党的女儿》《李双双》《红色娘子军》《女篮五号》《今天我休息》《小李子》和《老李》51号兵站》等。而男同学大多爱看反特电影,诸如风靡那个年代的《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古刹钟声》《天罗地网》《徐秋影案件》《国庆十点钟》等等,而这一类电影学校偏偏组织不多,实在要看,唯有自己掏腰包摸口袋了。

大概是受了这些反特影片的影响,我们男孩子当时满脑子都是“抓特务”。结果,有一天晚上,真的遇上了抓特务。记得那是夏天,我们几个邻居兼同学正在纳凉,看到一个腋下夹着一皮包的青年男子围绕着我们前一幢工房在转来兜去,这立即引发了我们这些男孩的高度警惕,纷纷围了上去询问。可想而知我们的语调肯定算不上十分友好。那

青年男子用颇为警觉的目光看了看我们,忽然问,你们都是少先队员吗?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以后,笑了,说,你们能保守秘密吗?见我们大惑不解,他犹豫了一会才说,我在执行任务,我是公安局的便衣警察。这句话对那个年代的男孩来说,无疑是点燃了一把英雄梦之火!所以当他把执行的秘密任务摊开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人人不禁咧开了嘴瞪

大了眼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原来他监视的是对面工房二楼顶头的那一间,一对老夫妻外加一个女儿,这女儿可是重点对象,说白一点,具有“敌特”嫌疑。哇呀呀,这还了得!我等男生自是听得“火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个个热血沸腾摩拳擦掌!接下来,我们十分荣幸万分激动地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立即潜入那间工房的二楼,把这一家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随时随地汇报给这位公安局的侦察员。

这一下可忙活开了!一会儿“老头上马桶间”了,一会儿“女儿在灶披间热饭热菜”了,一会儿“老太去沐浴间洗脚”了,总之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给了侦察员。侦察员同志也很忙,把这些情报一本正经并且郑重其事用钢笔沙沙沙地记录在小小的工作手册上。

就这样,大家一直忙忙碌碌到了这户人家关门熄灯睡觉大吉为止。侦察员很感激我们,临离去时说,他这两天还会来执行任务的,到时候还要大家帮忙,任务完成后一定联系学校表扬我们的这种“抓特务”精神。

于是从第二天晚上大家就望眼欲穿地开始了神圣的等待。说也奇怪,这位侦察员同志不知怎么回事恰如断了线的风筝,一去再无音讯。可是,我们连续几天晚间的亢奋兴奋兴奋却引起了几位女同学兼邻居的高度注意,开始了刨根问底,但人人都咬紧牙关严守秘密。直到一个礼拜之后才说出了真相,这也怪不得我们,一是侦察员再没出现,二是谁也抵挡不了女孩子的叽里呱啦。谁也没料到,我们的神秘故事换来的居然是哄堂大笑,有一位好像叫作黄玲珍的女同学几乎笑岔了气,最后赠送我们的是两个字:憋大!

工人新村

管新生

